

房顶那桶仙人掌,好像十一年了吧,或许是十二年。房子建好后,房顶遗弃了一个拎水泥用的小破桶,刚好把房顶剩余的一点细沙扫起来装了进去,扔在了房顶一米多高的边沿“裙墙”之上。妈妈从别处剪了一片仙人掌叶子,随便放进了沙里。

没人给它浇过一次水,更没有人给它松过一次土,甚至没有人多看过它一眼。即便这样,它居然活了,扎根,生长,长满了满满的一盆。春夏秋冬,一年又一年,冬天枯萎,春天复活,一季一次新的生命。其实我从来没有走近过它,十多年来,从未有过。但它依旧就在那里,就生长在那个破灰桶里,那又干又硬的沙土里。

四月中一个炎热的午后,无意间,我竟然发现了它的美好。挂完衣服后,偶然回头,毒辣辣的阳光下,一朵鲜艳的鹅黄色花朵泛着灵光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翡翠般的叶子肥大嫩绿,嫩得要掐出水来,鹅黄色的小花随风摇曳,如此温柔的叶子和小花却存在于密密麻麻的掌刺之中。这让我不禁想起一个词,铁汉柔情。或许它知道自己的美所以特意生出这些掌刺来呵护?十多年来,我第一次走近它。在无人问津的十年里,它就生长在那个破灰桶里,扎根在那一抔沙土里。一年三百六十日,风刀霜剑严相逼。可它活了下来,并且活得如此恣意潇洒。

评弹与独脚戏的「跳进跳出」

所谓“跳进跳出”是中国戏曲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,即演员在扮演的角色中突然跳出来,以第三者局外人的身份对剧中人物、情境进行简短的点评。这种充满笑料的评说,俗称“放噱”,有时切合人物彼时彼地的心理状态与规定情景,叫“肉里噱”;有时游离剧情,结合时事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可笑事情,“现编现卖”,即兴放噱,引来观众一片笑声,又叫“外插花”。

这种形式在西方戏剧表演中也能见到,如英国古典戏剧——莎士比亚的《一仆二主》,莫里哀的《悭吝人》,后现代主义的戏剧中也不乏此例,但他们多数以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“旁白”为主。

这在我形式,放完噱,再跳进角色中去,继续扮演戏中人物,这种放噱形式比较随意。过去在书院校茶楼演出,观众来来去去自由,他们入书苑、进剧场是来找乐子,放松心情,所以必须用笑料将他们“勾住拉牢”。书与戏不能太正,若无笑料,不噱,不好听,观众觉得索然无味,不满足,就容易“抽签”离场。用“跳进跳出”的

种“跳进跳出”的表演形式用得最多的还是评弹与滑稽戏,因为这两种戏曲表演形式比较随意。过去在书院校茶楼演出,观众来来去去自由,他们入书苑、进剧场是来找乐子,放松心情,所以必须用笑料将他们“勾住拉牢”。书与戏不能太正,若无笑料,不噱,不好听,观众觉得索然无味,不满足,就容易“抽签”离场。用“跳进跳出”的

或许,它已经深深地恋上了这一捧沙土,爱上了这个勉强可以歇脚的灰桶房子。我每一个细胞不由得都充满了一份惊喜,一份感动,一份爱恋。

我忽然又纳闷起来,一定是孩子们的恶作剧,拿了一朵假花放了上去。我带着几丝嘲笑和轻蔑走了过去,伸手要拿下这朵“假花”。一阵刺痛,刺醒了我猜忌的思想。我终于定睛一看,这朵娇艳的花朵正放出阵阵清香,微风下微微地颤动,似乎要把一季芬芳和最美好的时光献给最懂它的人。不可思议,这浑身是刺的家伙,偏偏能开出这么柔嫩的花。我不得愧疚疚起来,居然怀疑它能创造出如此意外的美好,怀疑它可以创造出如此意外的惊喜。

第二天又去看它,它竟然接二连三地又开了几朵,不到一周,再去看它,花朵已经枯萎,但花朵的下面,一片鲜嫩的叶子依然显出雏形。我不知道究竟该怎样表达我内心强烈的感受。一个又烂又破、有些许干沙土的环境,竟然开出如此娇美的花,花期虽短,但是却孕育了新的生命,它留给人们的那份美好和惊喜简直成了传奇。

萦绕在心头的不仅仅是一份感动了,更多的就是一种敬畏,敬畏它这个小小的生命是那么顽强,那么无畏。也许,它每年都在努力生长,努力开花。我只是没有发现,但它不畏别人的轻视和偏见,只是心存着那份美好,不管你看还是不看,依旧生长开花。

刘文方

所谓“跳进跳出”是中国戏曲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,即演员在扮演的角色中突然跳出来,以第三者局外人的身份对剧中人物、情境进行简短的点评。这种充满笑料的评说,俗称“放噱”,有时切合人物彼时彼地的心理状态与规定情景,叫“肉里噱”;有时游离剧情,结合时事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可笑事情,“现编现卖”,即兴放噱,引来观众一片笑声,又叫“外插花”。

这种形式在西方戏剧表演中也能见到,如英国古典戏剧——莎士比亚的《一仆二主》,莫里哀的《悭吝人》,后现代主义的戏剧中也不乏此例,但他们多数以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“旁白”为主。

这在我形式,放完噱,再跳进角色中去,继续扮演戏中人物,这种放噱形式比较随意。过去在书院校茶楼演出,观众来来去去自由,他们入书苑、进剧场是来找乐子,放松心情,所以必须用笑料将他们“勾住拉牢”。书与戏不能太正,若无笑料,不噱,不好听,观众觉得索然无味,不满足,就容易“抽签”离场。用“跳进跳出”的

种“跳进跳出”的表演形式用得最多的还是评弹与滑稽戏,因为这两种戏曲表演形式比较随意。过去在书院校茶楼演出,观众来来去去自由,他们入书苑、进剧场是来找乐子,放松心情,所以必须用笑料将他们“勾住拉牢”。书与戏不能太正,若无笑料,不噱,不好听,观众觉得索然无味,不满足,就容易“抽签”离场。用“跳进跳出”的

种“跳进跳出”的表演形式用得最多的还是评弹与滑稽戏,因为这两种戏曲表演形式比较随意。过去在书院校茶楼演出,观众来来去去自由,他们入书苑、进剧场是来找乐子,放松心情,所以必须用笑料将他们“勾住拉牢”。书与戏不能太正,若无笑料,不噱,不好听,观众觉得索然无味,不满足,就容易“抽签”离场。用“跳进跳出”的

去年,国际笔会(International PEN)第84届年会在印度普纳(Pune)举行,那儿距孟买200公里。主办方是新成立的南印度笔会中心,早在三个月前,就通知各国笔会中心提供诗稿,承诺稿件将翻译为印地语,结集出书,并安排印度广播公司替诗人做专访和录音播出。赴会的心头充满着虔诚,因为我信奉佛教,一向向往古印度文明。

会议主题是“真理、自由与多元”。总会秘书长卡尔斯·童奈尔(Carles Torner)、会长克萊門特(Jennifer Clement)主持大会开幕式,来自世界各国的笔会中心近200位会员代表参加。东道主南印度笔会中心上午举行授书仪式,将《甘地传记》授予各国笔会的会长,我作为香港中国笔会会长也上台获赠一本。

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大会议厅听纪念甘地的演讲会,大会主席讲述甘地的一生。其间我见到一些当地印度人数量落泪,拍手叫好!若干人几次站起身,语带哽咽地回应!场面十分感人,可见甘地在印度人的心目中是如何地神圣伟大!

为期一周的笔会活动安排得紧凑且丰富多彩,其中之一的重头戏是到普纳大学植树。那天上午,在校园内的国际语言公园区,主办方安排每个笔会中心种植一棵树苗,寓意多元的语言文化共生互存,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。

校方更设计在一块约2米长1米半宽的白色画板上签上我们每一个国家笔会中心和参加者的名字。全场共种植了100多棵小树,代表了100多个国家的笔会中心,热闹纷繁的植树场景,令每一个人都兴奋兴奋,我为“香港中国笔会”挑选了一棵绿油油的小树苗,由几位大学男生帮我挖土、栽树和浇水,希望小树苗能茁壮

赴印度参加国际笔会

廖书兰

去年,国际笔会(International PEN)第84届年会在印度普纳(Pune)举行,那儿距孟买200公里。主办方是新成立的南印度笔会中心,早在三个月前,就通知各国笔会中心提供诗稿,承诺稿件将翻译为印地语,结集出书,并安排印度广播公司替诗人做专访和录音播出。赴会的心头充满着虔诚,因为我信奉佛教,一向向往古印度文明。

会议主题是“真理、自由与多元”。总会秘书长卡尔斯·童奈尔(Carles Torner)、会长克萊門特(Jennifer Clement)主持大会开幕式,来自世界各国的笔会中心近200位会员代表参加。东道主南印度笔会中心上午举行授书仪式,将《甘地传记》授予各国笔会的会长,我作为香港中国笔会会长也上台获赠一本。

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大会议厅听纪念甘地的演讲会,大会主席讲述甘地的一生。其间我见到一些当地印度人数量落泪,拍手叫好!若干人几次站起身,语带哽咽地回应!场面十分感人,可见甘地在印度人的心目中是如何地神圣伟大!

为期一周的笔会活动安排得紧凑且丰富多彩,其中之一的重头戏是到普纳大学植树。那天上午,在校园内的国际语言公园区,主办方安排每个笔会中心种植一棵树苗,寓意多元的语言文化共生互存,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。

成长,将来长成一棵大树。国际语言园区象征世界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处。每一棵树代表一种语言,日后每一棵树都将配有录音,当人们走到每一棵树前时,录音就立刻以这棵树所代表的国家语言说话。普纳大学校方说,他们会细心保护好这一大片绿树园区,将来当我们再访印度时,会到普纳大学走一走,那个时候,这些小树一定长高了,可能已经超过我们的身高。

植树活动结束后,主办方安排我们分组访问几间学校,与学生进行文学交流。我们每一个作家都被邀请到讲台上发表英语讲话,而我选择用普通话朗诵我的诗,并请那位教授用印地语朗诵,那是在三个月前他已将我的诗作译成了印地语的学者。学生的反应很热烈,认为我的普通话朗诵,虽然他们听不懂,但觉得像音乐一样跌宕有致;而通过印地语的朗诵,他们明白了我诗作的含义。当我们离去时,学生们不断找我自拍合影。于是在各个不同的手机上,我看见了自己:一个东亚人处在一群南亚人中间,面孔显得特别白皙而秀气。这一刻,我懂了,在诗的世界里没有地域疆界;读诗也即是读人;诗言志,每一首诗都是情感从心胸中喷薄而出,先感动了自己,才能感动他人!

当天活动还有一个节目,我们要步行一段路,沿途有盛大的欢迎仪式,一队队学生穿着各式各样的民族服饰,井然有序,但五彩缤纷、热闹非凡,鲜艳夺目的街景像似巴西嘉年华一样。男男女女纷纷用他们的语言向我们表示问候,虽然听不懂,但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。女孩子在我们额头点上了朱砂红,并在每一个人身上撒上金色的粉末,以示欢迎与祝福。

闭幕式之前,大会安排朗诵各国诗人的代表作品,我的诗作由大会主席、著名教授 Pro. Prabha Ganorkar 在台上以印地语朗诵,获得全场如雷的掌声。无疑,这是对诗人的肯定,对翻译的肯定以及对我华文肯定的肯定!当然也是给大会主席的喝彩!

国际笔会第84届年会结束了。我虽然觉得疲惫,但感到此行收获丰富,不由想起当日从香港取道新德里转抵普纳机场时的情形,仿佛是昨日重现:晚间八点多抵达,放眼机场外,几棵树,数点灯光,一条老狗,不像机场倒像是邻家花园。

我由普纳飞新德里,由于等待转机飞回香港的时间尚有11个小时,我雇了一位导游带我进入了市区游览观光。我看见大街小巷许多的牛只,有白牛、黑牛、黄牛,有的站在路中间摆姿势,所有的车辆必须停下来,不按喇叭,不赶它们走,只能停下来等待牛只自动离去,有的牛在垃圾堆里找食物吃。我为了想打破在车内等待的停滞空当,无聊地问了司机,“牛肉很好吃,你们吃牛肉吗?”只见他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两眼说,“牛是我们的保护神!是圣牛!不能吃!”他还骄傲地宣称,“印度的牛比人还要多!”哦!这就是天生天养,自由繁殖的印度牛?

再见了,印度!再见了,牛的天堂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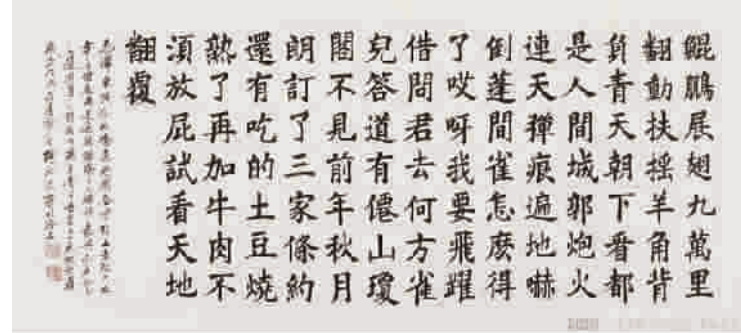
研究室在遗传病基因诊断领域的学术地位。1990年,研究室改制为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,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基因治疗、转基因动物制药、胚胎工程和干细胞研究。通过学科交叉、多学科合作,完成了奶牛性别决定基因SRY的克隆和性别控制;研制成功转基因羊和转基因牛,从而把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引向基础和应用研究相结合,走上产学研结合的道路。我们的转基因羊和转基因牛科研成果先后两次被两院院士选为“中国十大科技进展”,干细胞研究被选为“中国十大基础研究新闻”。

科学是无止境的,最近我们又通过转基因牛、羊的奶汁来生产珍贵的药物和蛋白质,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。年轻的一代遗传所在曾凡一所长带领下继续砥砺前行。

上海,承载了我一生的追求和愿望。立足上海,辐射长三角,放眼全国,走向世界,从一个产品的研发到一代产业的升级,进而引领生物医药行业的跨越式发展,这是我们几代人努力和为之奋斗的目标。有人问我哪来的劲儿,其实我只是具备了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。

明起刊登一组《不一样的母亲》。

责编:杨晓晖



书法 杨永法



闹市里的鹭巢群

张勤龙

浦东哪里最热闹,当然是陆家嘴;陆家嘴哪里最热闹,当然是东方明珠。在东方明珠前的天桥上总是人山人海。

今天中午,我在浦东滨江大道散步,抬头看到东方明珠,也信步穿小路往这里走。谁知在这条小路的围墙外,看到了一棵大槐树,树上有一个大鸟巢,四五只白头翁,正围绕着这个巢,一边不停地跳跃,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……闹市之中见鸟巢,何况,在东方明珠塔下,这让我惊喜不已。

我急忙给鸟巢拍了几张照片,就匆匆往里走,想绕过围墙,看看究竟。谁知一路走来,看到里面的树上,竟然挂满了成百上千的鸟巢。有的树上挂了三四个,有的树上挂了十几个。特别在一棵棵水杉树上,鸟巢更是多得无法统计。只听见鸟儿在林间欢唱,只看见鸟巢在树上高

挂。这里的鸟巢,密密麻麻,高高低低,简直就是一道城市风景的奇观。

细看每棵杉树上的鸟巢,上下间隔得当,距离相等,仿佛是学了东方明珠三大球的排列模样。当我发现这个小小细节时,禁不住哑然失笑了。都说人类聪明,能仿生,搞创造,见到鸟儿飞翔,就能研究其飞翔原理,从而发明了飞机,而东方明珠塔后花园里的鸟儿,居然也“仿人类”筑鸟巢了?!

这是什么鸟?询问了路过的长者,回家后,又翻阅了有关资料。经过研究,我才明白,安营扎寨在这里的主要是夜鹭。又名水洼子、灰洼子、星鸦、夜鹰(浙江)、夜鹤、夜游鹤(海南)等。而夜鹭有一个重要特性,就是喜欢集中在一处树林里,而东方明珠塔后花园里的树,刚好绝大多数是人工密植的水杉,和夜鹭的特点奇妙结合,刚好筑成了一片几乎是仿东方明珠结构特点的鹭巢群,这是一个何等少见的人间奇观啊!

